

人人說未來,未來會如何?

在白晝夢想中治愈自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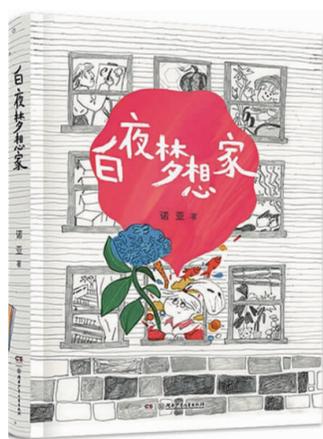
兒童文學作家諾亞的長篇新作《白晝夢想家》是一個倒序的童話,看似古靈精怪、天馬行空的想象背後隱匿著現實世界的蛛絲馬迹,其中的草蛇灰線需要讀者耐心拼湊。作品扉頁上的“獻給父親”和第十一章結尾主人公從北極星手中接過的那本日記上“獻給我親愛的女兒”形成了跨越時空的互文,只有讀完末章“北極星”中“父親”與“女兒”共同完成的日記,讀者們才能复盘一個失去父愛、飽受病痛折磨的少女尋找精神自我的艱難過程。

在黃昏到黎明之間,小女孩“樂安”在麻醉劑的催化作用下,一邊倒數一邊沉沉地進入夢鄉。在現實生活的自我認知里,女孩的親情、友情、學業、健康都不甚完滿,只是一個不被重視、沒有存在感的普通女孩;而在白日夢境的想象空間中,她以獨一無二的“夢想家”身份,帶著“北極星”“豚鼠”“海獺”三個“徒弟”,騎著“白龍馬”自行車,浩浩蕩蕩地“重走西游”。

父親把自己小時候最喜歡的故事《西遊記》講給女兒“樂安”聽,齊天大聖是女兒眼中惡劣揚善、保護世人的超級英雄,她希望自己能成為故事里的唐僧,“這樣,他(齊天大聖)就是屬於我一個人的大英雄了”。這充滿孩子氣的、霸道的喜歡,背後暗含著女兒失去父親以後的情感需要,是想被偏愛、被呵護、被照顧的脆弱與疼痛。

“世界上根本沒有齊天大聖,一切都是騙人的。”在動手術的前夜,小小的“我”被巨大的恐懼、害怕和擔憂所裹挾,甚至開始懷疑很多東西都是不存在的,只是大人編造出來哄騙孩子的手段。這時,有個聲音安慰女孩:“你要相信,他才會存在。”“相信才會存在”,是支撐童話主體故事的关键。

童話是由想象力編織而成的奇幻世界,每個組成世界的部分都可能是違背常理的、荒誕的、反邏輯的,就像劉易斯·卡羅爾的《愛麗絲夢遊仙境》一樣,《白晝夢想家》的前十一回中,處處充滿這樣的設定:“北極星”可以和“夢想家”一起乘公共汽車,皮皮蝦船長用紅繩駕駛著貝殼船,龍王海馬的三個太子分別是花園鱧、海兔和球藻,藍色的電車長著一對貓耳朵,師徒四人在貓貓神像前變成四只形態各異的貓……就在讀者不斷為作者的想象之奇絕之離經叛道而嘖嘖不已的時候,作者借“北極星”之口對“夢想家”說了這樣的一句話:“也許世界本來就比你想象的更奇怪,更有趣呀。”一切疑惑彷彿在此刻迎刃而解。追求準確的答案、尋找合理的解釋是成人理性思維的習慣,但在小孩子們細膩感性的心中,未必事事需要有意義,未必處處需要有解答。



湖南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
《白晝夢想家》
諾亞著

在幻想的夢境中,“夢想家”每每經歷的“劫難”是要為他人實現夢想,這是我很欣賞的一處設定。“大師兄”北極星對應著早逝的父親,它的夢想是陪在“夢想家”身邊,直到抵達北極。“二師弟”豚鼠的夢想是要找到一億顆漂亮的石頭,因為這樣做,自己外出旅行的父親就會回來。豚鼠寫給父親的信可以與“樂安”寫給父親的信互為參照,信件是感人至深的自我剖白,傾訴的對象都是不能再重逢的親人。“夢想家”通過豚鼠的描述,發現其所謂的父親是一只倉鼠,壽命只有兩三年,她選擇告訴豚鼠真相,並引導、安慰、鼓勵它放下悲傷,接受事實,勇敢地面向未來。為了尋找父親說的“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那顆石頭”,豚鼠決定和“夢想家”一行一起前往北極,這是女孩“樂安”在潛意識中進行自我開解、自我治愈的具象表現——雖然難過流淚,但還是要好好吃飯,好好生活。

“北極兔”是一個看似多余、聒噪甚至有些情感泛濫的角色,但它的存在尤為重要,它與“夢想家”的對話探討的是人生的“幸福”與“不幸”。“北極兔”認為,世界上沒有真正幸福的動物。但“夢想家”則希望世界上有人是真正幸福的,這是女孩“樂安”內心深處的美好願景,這種願景投射在“三師弟”海獺身上。她曾在給父親的信中寫道:“至於三師弟,雖然它沒有什麼存在感,就像我一樣,但我希望它比誰都幸福。”海獺的爸爸媽媽身體健康、性格開朗,特別支持小海獺走出家門磨練自己,臨行前,親戚朋友們還準備了很多零食和禮物。這就是“樂安”想象中幸福的生活,簡單、朴素,但卻是現實世界中的她沒能擁有、也難再擁有的奢望。她在夢境里一点点拾起破碎的自己,把那些不完滿的經歷補全,把那些沒實現的願望補完。

“回去吧,回到你來的地方。”“她醒了,她終於醒了!”“夢境和現實中兩種不同的呼喚聲音逐漸重疊,“北極星”永遠留在了那個綴滿星星的夜里,“夢想家”也從幻夢中抽身而出重新回歸現實。讀到這裡,我想,每一位讀者或許都會產生恍然若失但又如釋重負的複雜情緒。“所失”是甜美幸福的想像陽光下的肥皂泡般終究要破,“所釋”是“樂安”終於回到健康康樂、一生平安的現實生活中。“人類的消失是從被遺忘開始的,但往往最先忘記一個人的,就是他自己。”這句話或許可以視為全篇的題眼。“遺忘”本出於敏感脆弱的孩子的自我保護,剝離創傷與疼痛記憶以後“重建”的充滿愛與美好的童話世界,並不是為了逃避現實,而是為了更好地認識自我。(摘自《湖南日報》)



《未來漫遊指南:昨日科技與人類未來》
【美】史蒂文·諾韋拉
鮑勃·諾韋拉
杰伊·諾韋拉著
別秋譯
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

《動物化的後現代:從御宅族透視消費社會》
【日】東浩紀著
褚炫初譯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

《奇點更近》
【美】雷·庫茲韋爾著
著芳譯
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出版

《眾生無束:勞動社會的未來》
【德】理查德·大衛·普萊希特著
廖然 郭歡 李鸞然譯
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出版



未來?很多人覺得這是杞人憂天,网上的御宅族們不正在推進御宅文化嗎?變的只是形式,而非內核。日本學者東浩紀就在《動物化的後現代》中發出盛世危言。

表面看,御宅文化傳承有序,許多中年人也樂此不疲,圍繞一批經典動漫,形成了獨特的表達方式、認知習慣和溝通規則,雖肤淺,却無大碍。

東浩紀却发现,御宅族並不是“拒絕長大”这么简单,而是正變成另一种人——只保留人性的躯壳,内心已动物化。所谓御宅文化,是彻头彻尾的反文化——彼此抄袭,鄙夷原创,只要能唤醒粉丝们的记忆,即可风行,成了“萌要素”的汇编,而“萌要素”不过是各种俗套,如不治之症、前世宿命、无法交到朋友的孤单女孩,或猫耳朵、铃铛、大大的手脚、女仆装等。

为什么大家追捧拟作,而非创作?因为创作是用小故事讲述大叙事,即人与“上帝”的关系、生命的意义、何为自我等,而在消费主义冲击下,人人都是讲述者,大叙事渐渐崩溃,听众从叙事中获得共情的能力日渐凋零。

没有大叙事这个他者,自我便失去了镜子,我是谁,我该如何度过今生等“根本之问”,也就无法被解答,造成心灵空虚,只能用戏仿、拟作、拟像来填充——御宅族们将记忆的碎片拼接起来,假装它就是自己。“意义”缺位,御宅族只能维持残骸化的社交,内心孤独难难泯灭,成了失去激情的“活死人”。

本书虽聚焦于当代日本文化的困境,却因对后现代“文化”的深入揭示,具有了普遍性。当有一种未来是人文精神死亡、人类变成动物时,我们该何去何从?我们只能被动接受它吗?文化真的会从此死去吗……种种疑问,引人深思。

再过20年,人类将永生?

《奇点临近》的读者知道,雷·库兹韦尔曾预言人类将在2049年永生,因技术在加速发展,只要将“我”传入电脑,就能永生。反对者则认为:技术不可能一直加速

发展;将意识传到电脑中,将出现两个“我”,这怎么可能;“永生说”近乎奇迹;新技术会带来各种问题,现代人未必比前人幸福。

没想到,库兹韦尔会在十多年后再写一本《奇点更近》,因人工智能的突飞猛进,印证了他的“技术加速发展论”,使他对“永生论”也更执著。

在新书中,库兹韦尔认为两个“我”不奇怪:人类左脑、右脑分别运行,专家曾误以为左脑负责语言,其实右脑也负责语言,但我们不觉得有两个“我”。其实,神经元都在并行运转,相当于1000多亿个“我”,但我只意识到一个。换言之,“我”很可能只是一种约定,一种妥协。

把意识上传到电脑,“我”仍是一个,它能与存入电脑中的“他”交流,能像人工智能一样处理海量数据——“我”也许意识不到超能力从何而来,以为是与生俱来。这是奇迹吗?雷·库兹韦尔可不这么看。如果说奇迹,密度才是最大的奇迹:宇宙大爆炸后一秒,密度参数偏差1/1013就不可能形成生命;在10的1023次方个宇宙中,只有一个有足够低的熵,能形成生命,用天文学家休·罗斯的话说,这就像“一场龙卷风刮过一个废品堆,结果完美组装出一架波音747”。“出现生命”这样超概率事件都能发生,人类为何不能永生?

《奇点更近》的魅力,在于“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”,这使它更像意识形态,而非科学。这也提醒我们,觉得生活黯淡无光,很可能源于建构未来能力的欠缺,不梦想未来,就会丧失意义感。事实是,进化并没有停止,人类还在前行,我们可以从生物,变成半人半机械的赛博人,成为更强的“我”。

像库兹韦尔那样相信未来——“永生”不重要,重要的是能在生命中看到向上的光,并与它同行,这大概就是阅读《奇点更近》的意义。

未来的工作是什么

“自动化率超过70%,即濒危职业,随时可能被人工智能替代……”类似声音已为

人们熟知,但到目前为止,尚无普遍认可的解决方案。德国学者理查德·大衛·普萊希特的《眾生無束:勞動社會的未來》的解藥是:無條件基本收入,即不需任何條件與資格,政府給每個公民發一筆基本收入。

作者認為,現代勞動並非自古就有,而是工業化產物。在古希臘,教師、醫生、律師等長期聲名不佳,因他們“用不光彩的報酬玷污了光榮的工作”。中世紀後期,歐洲城市人口過剩,靠行會分配工作機會,人們普遍輕視辛苦勞動的人。

近代工廠誕生後,勞動才被說成是“美德”。馬克思指出,人本可在農耕、牧民、詩人等職業中自由選擇,但近代工廠把他固定在一個工種上,長期重複勞動,剝奪了他多方面的发展空間。現代工廠則與消費主義結合,用高工資、高消費綁定勞動者。

然而,隨著科技進步,工人已無需長時間工作便能製造出足夠多的商品,滿足人們需要。經濟學大師凱恩斯曾說,將來工人每天工作三小時已足夠。可100多年過去了,勞動時間不降反升。不是社會真的需要更多商品,而是企業主設置了許多“狗屁工作”,超40%的白領自覺沒創造價值,這些職位拉低了整體效率。企業主这么做,因為當員工相信多工作能多賺錢時,他才能利益最大化。他寧可安排員工去做大量的無效勞動,也不愿让员工每天只劳动三小时。

事实证明,不改变传统生产关系,就算科技提升,整体效率也难提升。可人工智能将大大提升效率,导致近50%的劳动者下岗,可能引发严重社会问题。减少劳动时间,让人人有工作,已成当务之急,可企业主没动力做,能拖就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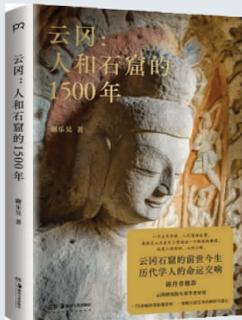
普萊希特認為,只有打破“多勞多得”的傳統觀念,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。但普萊希特的想法雖好,仍應堅持“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”。畢竟,圖紙作業可放開思路,具體操作則應謹慎。

無論如何,本書可幫助讀者拓展對未來職業的認識,早思考、多思考總會受益。(摘自《文匯報》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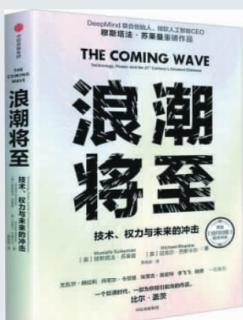
《大分流的关口:1522—1582年全球权力、财政、战争和文化》
華騰達著
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

本書引領讀者穿越時空,共同回顧1522年至1582年風起雲湧的六十年。這段時期,大明帝國、日本戰國時代、奧斯曼帝國、法國瓦盧瓦王朝、英國都鐸王朝、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及葡萄牙阿維什王朝等在世界舞台上展開角逐。本書以此為脈絡,揭示了“大分流”現象背後的隱秘邏輯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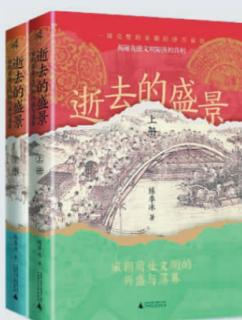
《云冈:人和石窟的1500年》
勵銳著
湖南美術出版社出版

本書是關於雲岡石窟與歷代雲岡人的歷史非虛構作品,講述了一段關於“人的信仰”“人的工程”的故事。人是萬物的尺度,亦是文明的核心,雲岡不但向世人展示跨越千年的石窟藝術之美,也彰顯了以短暫生命去連接永恒的人性之美。



《浪潮將至:技術、權力與未來的衝擊》
【英】穆斯塔法·蘇萊曼/邁克爾·巴斯卡爾著
賈海波譯
中信出版集團出版

人工智能、生物技術、量子計算……我們正在接近人類歷史的一個關鍵節點,這一節點決定著人類命運的未來走向。作者是人工智能公司DeepMind的聯合創始人和微軟人工智能的CEO,他認為,未來10年將被這一波強大、快速擴散的新技術所定義。



《逝去的盛景:宋朝商业文明的兴盛与落幕》
陳季冰著
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

錢,是打開宋代的鑰匙。為什麼宋朝政府對金錢的欲望遠比其他朝代更加強烈?宋朝政府累積了驚人的收入,卻為何沒能造就一個“治世”?嚴酷的生存競爭中,數不盡的軍費開支如何成為財政黑洞的根源?宋朝的繁榮是如何成就的,又是如何衰落的?一本書,讀懂宋朝經濟盛衰。